

古史辨

第二冊

顧頡剛 編著

海南出版社

古史辨

第二冊

顧頡剛編著

蔡元培同題

或謂曰，『子于尚書之學信漢而疑晉疑唐，猶之可也；乃信史傳而疑經，其可乎哉』！

余曰，『何經，何史，何傳，亦惟其真者而已。經真而史傳僞，則據經以正史傳可也。史傳真而經僞，猶不可據史傳以正經乎』！

或又曰，『晚出之書，其文辭格制誠與伏生不類；兼多脫漏，亦復可疑。然其理則粹然一出于正，無復有駁雜之譏。子何不過而存之乎？』

余曰，『似是而非者，孔子之所惡也。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朱子之所惡也。余之惡夫僞古文也，亦猶孔子，朱子之志也！今有人焉，循循然無疵也，且斌斌然敦詩書也，說禮樂也，而冒吾之姓以爲宗黨，其不足以辱吾之族也明矣。然而有識者之惡之，尤甚于吾族之有敗類。何也？吾族之有敗類，猶吾之一脉也。乃若斯人，固循循然，固斌斌然，而終非吾之族類也，吾恐祖宗之不血食也！僞古文何以異此！

『善夫歐陽永叔之言曰，「自孔子沒，至今二千年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爲是說矣」！愚亦謂「自東晉至今，一千三百五十六年，有一閻若璩者爲是說矣」！況乎若璩之前有文正朱子焉，朱子之前已有吳氏棫焉，文正之後又有歸氏有光諸人焉，其可援之以爲證者不爲不衆矣。嗚呼，先儒先正之緒言具在，其尚取而深思之哉』！

自序

古史辨第一冊出版了足四年了。在這四年中，朋友們看見我，常常問道，「第二冊出版了嗎」？我祇是慚恨，無以回答。實在近數年來，我的生活太忙亂了。四年以前的生活，我已嫌它不適宜于研究學問；哪知近數年來的生活更不適宜于研究學問。自從民國十五年的秋天，受了衣食的逼迫，浮海到廈門，（不到一年，又被學校的風潮驅到了廣州，）從此終日為教書忙，為辦公忙，為開會及交際等事忙，于是我的生命史開了新紀錄了，向來平庸不過的生活中也居然激起波浪來了，擁戴的有人了，攻擊的也有人了；結果逼得我成了對付別人的人而喪失了自己。我常想：照這樣子流轉下去，我至多祇有做成一個教育行政家（給人罵起來就是所謂學閥），這是我能做的嗎？這是我心願的嗎？唉，我十幾年來所為排萬難以求的是什麼，我能為衣食的不生問題就忘記了那個目的嗎？年紀一天比一天大，心情一天比一天亂，學問一天比一天退步，這怎麼辦？難道我就這樣地完了嗎？想到這裏，真是痛苦極了；回憶數年前在生計壓迫之下還有空閒讀書的生活，祇覺其可歎羨了。于是我立定主意逃出了南方。逃出來一年之後，這古史辨第二冊就出版了，朋友們再問我時我就可以回答了。這真該謝天謝地的呵！

這一冊的內容，四年前早擬定了，曾在第一冊的後面附了一個目錄：上編是古史問題，中編是經學問題，下編是前代辨偽者的傳記。後來在廈門在廣州又編過幾次，因為搜集的材料多了，一冊容不下，決定分為兩冊，所以這一冊的內容和豫告的有些不同：上編仍為古史問題，中編則改為孔子和儒家問題，下編又改為關於讀書雜誌中古史論文和古史辨第一冊的批評。

因為前幾年的生活太忙亂了，所以不能有新的作品給大家看。這一冊所搜集的，我的還是幾篇老文章，別人作的則有很新的，可以彌補我久不繼續努力的缺憾。本冊下編，全是別人對於我的批評，在這些矛盾的論調中，讀者大可看出這個時代的人們對於古史的觀念有怎樣的不同，我們將來工作的進行應當揀取什麼方法。這是很好的思想史的材料，又是很好的史學方法論的材料。許多指正我的地方，我銘感地領受。其有不能同意而不按篇答復者，一因沒有時間，二因有許多已不成問題了，三因我現在的生活較為安定，如果能讓我在這種生活中過上幾年，我必可有進一步的事實作為解釋，正不必在這沒有成績的現在作斷斷之辨。

（我現在自信已捉得了偽古史的中心，祇要有時間給我作研究工夫，我的身體又支持得下，

將來發表的論文多着呢。)這些批評的文字，祇就我所看見的或我的朋友們寄給我的收錄進去，其它失載的想來還很多，祇得待以後續補了。(有幾篇是和別種書一起批評的，現在不加刪削，因為借此可以看出近年來史學界的風氣。)

自從本書第一冊出版之後，不能說沒有影響，但不軀解我的態度的人依然很多。現在趁這作序的機會，略略答述如下。

最使我惆悵的，是有許多人祇記得我的「禹爲動物，出于九鼎」的話，稱贊我的就用這句話來稱贊我，譏笑我的也就用這句話來譏笑我：似乎我辨論古史祇提出了這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是已經給我這樣地解決了的。其實，這個假設，我早已自己放棄。(見第一冊頁一九一頁。)就使不放，也是我的辨論的枝葉而不是本幹；這一說的成立與否和我的辨論的本幹沒有什麼大關係的。這是對我最淺的認識。其它較爲深刻的，有下列四項：

第一，說我没有結論。我以爲一種學問的完成，有待于長期的研究，決不能輕易便捷像民意測驗及學生的考試答案一樣。如果我隨便舉出幾句話作爲我的結論，那麼，我就是偽史的造作家了，我如何可以辨別人所作的偽呢！我要求結論之心，或者比了說這句話的人還要熱切，但我不敢自己欺騙自己，更不敢欺騙別人。責備我的人們，請息了這個想念罷！我是不能滿足你們的要求了！這不是我的不掙氣，使得你們的要求不能滿足，實在這個時代還不容我滿足你們的要求呵！千萬個小問題的解決，足以促進幾個中間問題的解決；千萬個中間問題的解決，足以促進幾個大問題的解決。祇要我們努力從事于小問題的研究而得其結論，則將來不怕沒有一個總結論出來。可是在我們這幾十年的壽命裡是一定看不見的了！

第二，說我没有系統。他們的理由和上條一樣，我的答復也和上條一樣。系統的完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哪裏可以像木架般一搭就搭起來的。不過，有一個你們願意聽的消息報告給你們知道。數年前，我專作小問題的研究原沒有組織系統的厚望。這幾年不同了，因為在學校教授上古史，逼得我不能不在短時期內建設一個假定的古史系統。現在我很想在古史辨之外更作兩部書，一是古史材料集，一是古史考。材料集是把所有的材料搜集攏來，分類分時編輯，見出各類和各時代中包孕的問題；古史考則提出若干較大的問題，作爲系統的研究。這是足以使得古史的材料及辨論都系統化的；不過這兩部書的完工很不容易，恐怕要遷延到我的垂老之年吧。至于古史辨，本是輯錄近人著作，用意在于使大家知道現在的古史學界中提出的問題是些什麼，討論的情形是怎樣，以及他們走到的境界有多麼遠而已，正不須使它有系統。

第三，說我祇有破壞，沒有建設。我以爲學術界中應當分工，和機械工業有相同的需要。古史的破壞和建設，事情何等多，哪裏可由我一手包辦。就是這破壞一方面，可做的工作也太多了，竭盡了我個人的力做上一世，也怕未必作得完，

我專做這一方面也儘够忙了。而且中國的考古學已經有了深長的歷史，近年從事此項工作的人着實不少，豐富的出土器物又足以鼓起學者們向建設的路上走的勇氣，我不參加這個工作決不會使這個工作有所損失。至于辨偽方面，還沒有許多人參加，頭腦陳腐的人又正在施展他們的壓力（請恕我暫不將事實陳述），如果我不以此自任，則二千數百年來造作的偽史將永遠阻礙了建設的成就。所以即使就時代需要上着想，我也不得不專向這方面做去。

第四，說書本上的材料不足為研究古史之用。書本上的材料誠然不足建設真實的古史，但偽古史的發展十之八九在已有了書本之後。用了書本上的話來考定堯舜禹的實有其人與否固然感覺材料的不够用，但若要考明堯舜禹的故事在戰國秦漢間的發展的情狀，書本上的材料還算得直接的材料，惟一的材料呢。我們先把書籍上的材料考明，徐待考古學上的發見，這不是應當有的事情嗎？再有一個理由：有許多古史是考古學上無法證明的，例如三皇五帝，我敢豫言到將來考古學十分發達的時候也尋不出這種人的痕迹來。大家既無法在考古學上得到承認的根據，也無法在考古學上得到否認的根據，那麼，希望在考古學上證明古史的人將怎麼辦呢？難道可以永遠「存在而不論」嗎？但是在書本上，我們若加意一考，則其來踪去？甚為明白，固不煩考古學的反證而已足推翻了。

以上四項，都是對於我的「求全之毀」。還有一項，是「不虞之譽」。我出了一冊古史辨，在這學術饑荒的中國，一般人看我已經是一個成功的學問家了，于是稱我為歷史專家，說到歷史似乎全部的歷史我都知道的，說到上古史似乎全部的上古史我都知道的。唉，這豈不是我想望中的最大成就，不過想望祇是想望，哪裏能够如願呢！學問的範圍太大了，一個人就是從幼到壯永在學問上作順遂的進展，然而到了老邁亦無法完全領略，因為我們人類的生命太短促了，有涯之生是逐不了無涯之知的。何況我對於古史祇有十年的功力，對於這方面的知識的淺薄是當然的事呢！我決不是三頭六臂的神人，也決不是「造逡巡酒，開頃刻花」的術士。我祇是一個平常人，祇能按步就班地走，祇能在汪洋大海中挹得一勺水呵！所以這種不虞之譽，實在還是求全之毀的變相。這種非分的頌揚，實在即是慘酷的裁制。

我現在誠摯地自白：我不是一個歷史的全能者，因為我管不了這許多歷史上的問題；我也不是一個上古史專家，因為真實的上古史自有別人擔任。我的理想中的成就，祇是作成一個戰國秦漢史家；但我所自任的也不是普通的戰國秦漢史，乃是戰國秦漢的思想史和學術史，要在這一時期的人們의思想和學術中尋出他們的上古史觀念及其所造作的歷史來。我希望真能作成一個「中古期的上古史說」的專門家，破壞假的上古史，建設真的中古史。所以，我的研究的範圍大略如下：

- （1）戰國秦漢人的思想及這些思想的前因後果；
- （2）戰國秦漢間的制度及這些制度的前因後果；

- (3) 戰國秦漢間的古史和故事的變遷；
- (4) 戰國以前的書籍的真面目的推測；
- (5) 戰國秦漢間出來的書及古書在那時的本子；
- (6) 戰國秦漢人講古籍講錯了的地方及在此錯解之下所造成的史事。

我承認我的工作是清代學者把今古文問題討論了百餘年後所應有的工作，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工作應比清代的今文家更進一步。從前葉德輝（他是一個東漢訓詁學的信徒）很痛心地说：

有漢學之攘宋，必有西漢之攘東漢。吾恐異日必更有以戰國諸子之

學攘西漢者矣！（與戴宣翹校官書，翼教叢編卷七）

想不到他的話竟實現在我的身上了！我真想拿了戰國之學來打破西漢之學，還拿了戰國以前的材料來打破戰國之學：攻進這最後兩道防線，完成清代學者所未完之工。這可以說是想從聖道王功的空氣中奪出真正的古文籍，也可說是想用了文籍考訂學的工具冲進聖道王功的秘密窟裏去。

其次，在古文籍中不少民族的信仰，民衆的生活，但是一向爲聖道王功所包蒙了，大家看不見。我又很想回復這些材料的本來面目，剥去它們的喬裝。

所以我的工作，在消極方面說，是希望替考古學家做掃除的工作，使得他們的新系統不致受舊系統的糾纏；在積極方面說，是希望替文籍考訂學家恢復許多舊產業，替民俗學家闢出許多新園地。

這是我的大願，但這個大願能達到與否我不敢說，我祇敢說我將向此目的而永遠致力。謝謝許多人：你們不要對於這個未成功者作成功的稱譽，替他欺世盜名，害得他實受欺世盜名的罪戾；你們也不要對於這個未成功者作成功的攻擊，把全國之力所不能成事者而責備于他一人之身，把二千數百年來所層累地構成且有堅固的基礎者而責望他在短時期內完成破壞的工作，逼得他無以自免于罪戾。你們如果同情他的工作，應自己起來從工作中證明他的是；你們如果反對他的工作，亦應自己起來，從工作中證明他的不是。祇要大家肯這樣，古史問題的解決自然一天比一天接近，他也不致因包辦而失敗了！

顧頡剛。

十九，八，十，于燕京大學。

目 錄

上編（起民國十三年十一月，訖十八年）

- 六五 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
（十五，五，廿七）……………顧頡剛（1）
- 六六 評『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
想像』（十五，十二，七）……………傅斯年（7）
- 六七 評顧頡剛『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國人對於
世界的想像』（十七，二）……………張蔭麟（11）
- 六八 致大公報文學副刊函（十七，三）……………于鶴年（13）
- 六九 覆于君函（十七，三）……………文學副刊記者（15）
- 七〇 『帝』與『天』（十五，九，廿八）……………劉復（17）
- 七一 讀『帝與天』（十五，十一，廿八）……………魏建功（23）
- 七二 中國之銅器時代（十七）……………馬衡（27）
- 七三 評馬衡『中國之銅器時代』（十八）……………繆鳳林（31）
- 七四 盤庚中篇今譯（十四，一，十六）……………顧頡剛（35）
- 七五 盤庚上篇今譯（十四，四，十八——五，十）……………顧頡剛（41）
- 七六 金縢篇今譯（十四，八，十）……………顧頡剛（49）
- 七七 柴誓的時代考（十六，十）……………余永梁（57）
- 七八 紂惡七十事發生的次第（十三，十一，八）……………顧頡剛（61）
- 七九 宋王偃的紹述先德（十三，十二，十四）……………顧頡剛（69）
- 八〇 遊稷山感后稷教稼之功德記事（十五）……………李子祥（73）
- 八一 姜嫄之傳說和事略及其基地的假定
（十五，十，八）……………崔盈科（75）
- 八二 讀李崔二先生文書後（十六，三，三十）……………顧頡剛（79）
- 八三 姜姓的民族和姜太公的故事（十八）……………楊筠如（83）
- 八四 史記田敬仲世家中驪忌的三段話
（十五，十一，廿一）……………姚名達（89）

中編（起民國十二年，訖十七年七月）

八五	厦大之孔誕祝典(十五,十,三).....	民鐘報(95)
八六	與厦大國學院研究教授顧君討論孔子事 (十五,十).....	卓蘭齋(97)
八七	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 (十五,十,二).....	顧頤剛(99)
八八	評『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 (十五,十二,七).....	傅斯年(105)
八九	評顧頤剛『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 (十七,二).....	張蔭麟(107)
九〇	與顧頤剛書(十六,十二,廿二).....	周予同(109)
九一	問孔子學說何以適應於秦漢以來的社會書 (十五,十一,十二).....	顧頤剛(111)
九二	答書(十五,十一,十四).....	程 憬(113)
九三	問孔子學說何以適應於秦漢以來的社會書 (十五,十一,十八).....	顧頤剛(117)
九四	答書(一)(十五,十一,廿八).....	傅斯年(119)
九五	答書(二)(十五,十二,七).....	傅斯年(125)
九六	春秋時代的政治和孔子的政治思想(十五).....	梅思平(127)
	一 春秋之第一期.....	(127)
	二 春秋之第二期.....	(131)
	三 春秋之第三期.....	(134)
	四 孔子之生平.....	(139)
	五 孔子之政治思想.....	(143)
九七	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十六,十一,九).....	馮友蘭(147)
九八	評馮友蘭君『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 (十七,二).....	文學副刊記者(157)
九九	儒家對於婚喪祭禮之理論(十七,三).....	馮友蘭(159)
一〇〇	評馮友蘭『儒家對於婚喪祭禮之理論』 (十七,七).....	文學副刊記者(169)
一〇一	致文學副刊記者書(十七,七,十七).....	馮友蘭(171)
一〇二	『孝』與『生殖器崇拜』(十六,八,六).....	周予同(173)

一〇三	論孔門學風祇有務外主內兩派書(十二)·····	郭紹虞(187)
一〇四	答書(十二,九,廿八)·····	顧頡剛(189)
一〇五	殭尸的出祟(十五,九,六)·····	周予同(191)

下編(起民國十四年,訖十八年)

一〇六	評近人對於中國古史之討論(十四)·····	張蔭麟(199)
一	根本方法之謬誤·····	(199)
二	夏禹史蹟辨正·····	(201)
三	堯舜史蹟辨正·····	(207)
一〇七	談兩件努力週報上的物事(十三——十五)·····	傅斯年(211)
一〇八	古史稽疑楔子(十五)·····	王志剛(219)
一〇九	經今古文學(摘錄三章)(十四)·····	周予同(221)
	(五)經今文學的復興·····	(221)
	(六)經今古文學與其它學術的關係·····	(224)
	(七)經今文學在學術思想上的價值·····	(229)
一一〇	顧著古史辨的讀後感(十五,七)·····	周予同(233)
一一一	介紹幾部新出的史學書·····	胡適(241)
	(一)陳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閏表·····	(241)
	(二)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冊·····	(242)
	(三)陳衡哲女士的西洋史下冊·····	(245)
一一二	古史辨第一冊(十五,八,四)·····	孫福熙(249)
一一三	讀『經今古文學』和『古史辨』(十五,八,五)·····	王伯祥(253)
一一四	KU SHIH PIEN (Discussions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Volume One(十五)·····	Arthur W. Hummel(263)
一一五	評顧頡剛古史辨(十五)·····	陸懋德(267)
一一六	辨偽學史(十五,十——十六,十一)·····	曹養吾(279)
一一七	整理古史應注意之條件(十七,十一,廿八)·····	紹來(295)
一一八	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十八)·····	Arthur W. Hummel(299)
	(附)譯文 中國史學家研究中國古史的成績(十八)·····	王師韞(310)

六五 秦漢統一的由來 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

(十五，六，一，在北京華文學校演講。載十五，六，一，孔德旬刊第三十四期；又十六，十一，一，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一集，第一期)

顧頡剛

我們往往有一種誤解，以為中國漢族所居的十八省從古以來就是這樣一統的。這實在是誤用了秦漢以後的眼光來定秦漢以前的疆域。我這一次講話，要說明的意思，就是：秦漢以前的中國祇是沒有統一的許多小國；他們爭戰併吞的結果，從小國變成了大國，纔激起統一的意志；在這個意志之下，才有秦始皇的建立四十郡的事業。

夏朝的史，我們知道的沒有多少。從尚書上看起來，它是商朝以前的一朝。但我們與其稱它為一朝，還不如稱它為一國。詩經的商頌裏說商在玄王時已經很興盛了，到相土時更興盛了，到湯時，國勢像火一般的旺烈，伐滅了韋顧二國之後，再打昆吾和夏桀。可見商在湯以前本是一個很大的國，和夏國是並立的。後來人說湯是桀的臣子，以臣伐君，這不過是用了後世的事實推想古代罷了。在那時的許多國中，或者夏國的文化程度特別高，所以後來就把「夏」字當作高貴的人種講，用來別于蠻夷的劣等人種。

夏國建都的地方，以前都說在山西南部的安邑縣。但我們沒有發見過那時的東西，所以現在還不能斷定。商國的都城，說是在河南東部的商丘縣，中部的偃師縣，北部的淇縣。光緒二十五年（公歷一八九九），淇縣北面的安陽縣發見了商末的甲骨卜辭，在這上面，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國土是河南的中部，北部和山東的西部。近來考古學家從出土的銅器上研究，知道他們已經遊牧到直隸的保定了。孟子上說，「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商頌上說，「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可見他們的國土都是不大的。其餘的小國，非常散亂。他們對於大

國，祇須表示一種名義上的服從便行。所以商頌上說，『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商國原不想奪他們的土地，成統一的事業呢。

周國是在陝西中部興起來的，大約就是氏羌中的一種。國語裏說，『我先王不窋自竄于戎狄之間』，可見周人並不諱言自己的民族是戎狄。周是姬姓，他們和姓姜的常結為婚姻。詩經裏面紀周人的祖先，后稷的母是姜嫄，公亶父的妻是姜女，太王的妻又是周姜，幫周武王打天下的又是姜太公。姜，即是羌。尚書中的牧誓也說周武王帶了羌人伐商。可見他們實在算不得『諸夏』，不過後來進了中原，自以為諸夏罷了。他們沿了黃河，往東發展；把商國打滅後，就在河南洛陽建立了一個東都。我們若用現在十八省的眼光來看，洛陽原在中央，如何可以看作東部呢！這可見他們要求得到的土地並不很多，他們的欲望是容易滿足的。但是，他們有一件發展勢力的特別方法，就是封建。

他們把自己的家族和姻親封到王畿以外做國君，小的占着幾十里地，大的一百里地。這樣一來，他們的勢力就分散到各處了。例如山東有齊和魯，直隸有燕，山西有晉和霍，河南有衛和蔡。可是他們的勢力依然在黃河兩岸，達不到長江。他們何嘗不想發展到南方呢，祇因當時南方的楚民族勢力正強，發展不出來。周昭王南征沒有回國，恐怕便是戰死的。周也試封了幾個諸侯到河南的南部和湖北的北部去，但到春秋時就都給楚國滅掉了。所以論其實在，周朝時候的中國，祇有陝西，河南，山東三省和山西，直隸兩省的南部。

但即在這幾省中，蠻夷戎狄還是很多的。陝西是周民族的地，但犬戎強盛了，就把他們趕出陝西了。洛陽是周的京城，但春秋時又給揚拒泉皋之戎打進去了。衛國在懿公時，也是給狄人打滅的。一部左傳，其中差不多有半部是『楚國北侵史』。齊桓公晉文公一班霸主所以給人稱讚，原為他們能率領了諸夏而抵抗蠻夷的侵陵之故。在那個時候，大家但有種族觀念而沒有世界觀念，祇覺得最高的功業是『尊王攘夷』，最不幸的事情是『蠻夷猾夏』，最好的社會教育是『用夏變夷』。

那時中國的國家情形實在是很簡陋的。在左傳上看，最小的城周圍不過一百丈；衛國給狄人滅掉之後，遺民還國，男女共祇有七百三十人。可見這時的國家彷彿是現在的村莊。祇因他們有文化比一班土人（蠻夷）高，所以他們的勢力會得逐漸發展，開闢了許多地，融化了許多異族。

當初封建時，各國的土地原是很小的；後來他們自己着力開拓，大國就有了幾百里或幾千里地。像春秋的鄭，戰國的韓魏，雖也強盛過一時，但因處在腹地，四面都有別的強國擋住他們的路，所以不能有多大的發展。祇有齊國可在海邊上開拓，燕國和晉國可向北邊開拓，秦國可向西方開拓，楚國可向南方開拓，所以到了戰國，就成了幾個極大的大國，比夏商周一概大了。因為他們的國大了，富饒得很；又因彼此爭競，食客，游士，學者天天絞腦汁，想出許多新鮮的議論，

做出許多新奇的事業，將士又出力打仗，打通了許多道路，所以那時的文化非常發達，而且灌輸得很普遍的。在這種狀態之下，自然把種族漸漸地淡了下去，無形中把「中國」一個名詞放得很大，凡是七國的疆土都變成了中國了。以前商頌裡說，「邦畿千里，肇域彼四海」，看四海僅僅千里，那時的天下是何等的小。春秋時，齊桓公去打楚國，楚王派人對他說，「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齊國在山東，齊桓公到的楚國境還是在河南的中部，然而已經有南海北海之別了，這天下也是何等的小。到了戰國，孟子就說「今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這戰國時的四海比了春秋時的四海真遠得多了。因為那時的四海以內有九個方千里的地，所以就有了九州之說。

禹貢上的九州，一般人都認為夏朝的制度。其實夏國的地盤祇佔得黃河的一角，哪能有這樣偉大的計畫。九州乃是戰國的時勢引起的區畫土地的一種假設，這種假設是成立於統一的意志上的。因為是假設，所以各人所說的不必一樣。我們在古書上，已經找得四種不同的九州了。呂氏春秋上明白說道，「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東方為青州，齊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這樣清楚的話倒沒有一個人肯信。他們總以為九州之名是禹定出來的，各種不同的九州是商周時改的制度。

他們這樣的沒有歷史智識，把戰國的疆域認做了夏，商，周的疆域，在我們看來實在覺得可笑。但我們且不要笑他們，我們須知道，中國的能彀統一就靠在這個荒謬的歷史見解上。因為必須有了這個「向來統一」的觀念，纔可把種族的成見消融，把中國的土地作成一個有組織的聯合。向來中國人看吳越人的文身雕題，聽楚國人的缺舌之音，總羞與他們為伍。自從有了九州之說，大家以為我們和他們本是一家人，不過住得遠了，大家生疏罷了。這一來，諸夏和蠻夷就有了先天的感情了。加以各國的祖先都聯串到一條綫上，使得人人都成了黃帝的子孫，彼此間的情誼便更親密了。現在號稱「五族共和」，但總不能引起漢族人對於滿，蒙，回，藏等族的情誼，祇因漢族人一向知道他們是「番邦」，胸中橫梗着不能親善的見解之故。倘使現在漢族人也和古人一樣地缺乏常識，聽了偽造歷史的人的說話，相信滿蒙等地方都是黃帝堯舜的天下，相信那邊的人也都是黃帝堯舜的子孫，那麼，他們看滿蒙的眼光就會同十八省一樣，五族就真可以共和了。

古人能有這種統一的觀念，實在是很不容易的，因為他們為了統一的工作已經受盡了苦痛了。一部左傳，人家說它記述的全是些戰爭，應當喚作「相斫書」。但春秋時的戰爭原是很小的，看左傳所記，差不多打了一半天就決定了勝負了。到了戰國，方有許多大戰。我們在史記上看，可以見到一坑便是數十萬人。一班熱心救世的人看得難過極了，要想抑制國君的慾望，就痛罵「以力服人」，推崇「以德服人」，於是堯舜禹湯一班古人就成了道德的模範，儒家的理想就都成了

堯舜禹湯早已行過的『王政』。孟子就是這樣的一個好例。他到處勸國君行王政，說行了王政百姓自然會得『襁負其子而至』。他痛罵一班戰將和開闢土地的人，說他們是『民賊』，是『率獸而食人』，『罪不容于死』的。但在這個強權世界之中，哪一個國君能聽他的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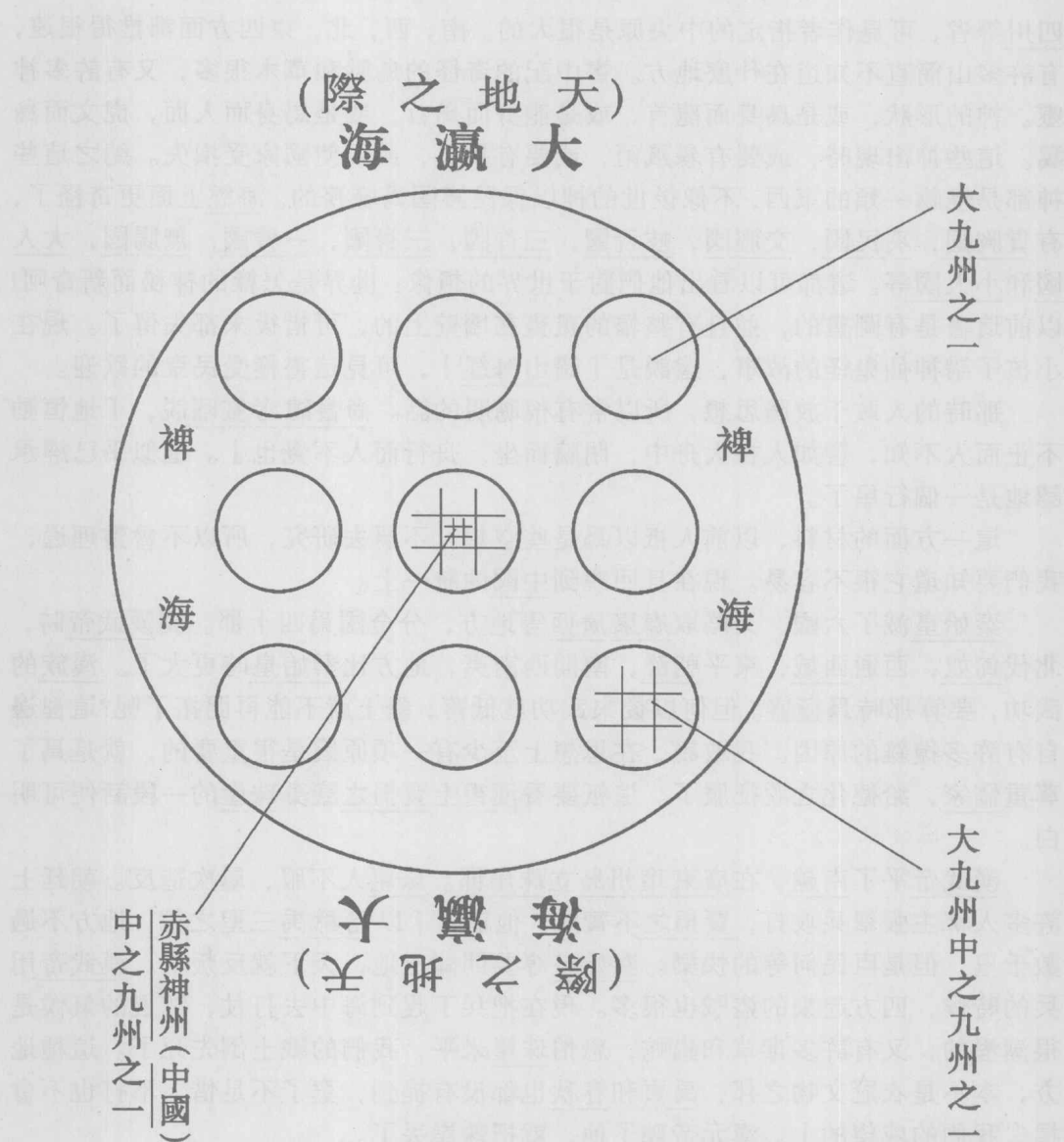
因為那時的疆域日益擴大，人民的見聞日益豐富，便在他們的思想中激起了世界的觀念，大家高興把宇宙猜上一猜。莊子上說，『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這是充其量的猜想，把四海與中國想得小極了。

莊子上的話還是很空泛的，騶衍說的纔是具體的解答。騶衍是齊國人，大約生于耶蘇紀元前三世紀。齊國人因為住在海邊，所以很能說『海話』。莊子逍遙游篇說的大鵬，就是引的『齊諧』。齊諧說，鵬飛往天池時，它在水面上一拍就是三千里，它在雲中盤旋一下就是九萬里，一飛就要六個月歇一歇。這真是孟子上所說的『齊東野語』了！騶衍的著述，史記上說有十餘萬言，可惜都失傳了。祇有在史記上的一篇小傳裏還保存得一點。傳裡說他是喜歡從小物推到極大的，彷彿看見了一杯水，就可把它放大，放大，放成了一個海。他會從當世推到極古，從中國推到極遠。從當世推到極古的一項，史記上沒有說出是怎樣的，但看緯書所載（緯書中雜有騶衍一派人的思想），說從天地開闢到春秋西狩獲麟之年（公歷前四八一），共計二百二十七萬六千年，分作九頭，五龍，攝提，合雒等十個紀。這種思想很富於歷史的想像力，可惜不曾作正式的研究。

從中國推到極遠的一項，史記上記載了一點。他說中國 做赤縣神州，是全世界八十一分中的一部分。禹的九州祇是在赤縣神州內再分畫的，不得稱州。像赤縣神州這樣大的九個，方是九州，合為一大州；有裊海環繞着。這樣的大州共有九個，大瀛海環繞其外，始是『天地之際』。照他所說，我們可以擬出一個圖，如下頁：

這是很分明的從禹貢的九州推了兩次推出來的。照這樣說，禹貢裡的一州僅僅占着全世界的七百二十九份之一了。

因為齊國人有了這種想像，所以他們就有航海覓地的事業。他們航海的題目是求神仙。紀元前四世紀，齊國的威王宣王，燕國的昭王，聽了方士的話，派他們到海中求三神山。方士說，三神山名蓬萊，方丈，瀛州，上面全是用金銀建造的宮殿，藏着不死之藥，仙人住在裡面。船沒有到岸時，望去像雲一般的燦爛，但快要靠岸時，船就給風吹去了。因為上面有不死之藥，所以國王總肯派人去尋。因為去的船總給神風吹開，所以不死之藥永遠得不到。秦始皇一統之後，又派徐福去尋。徐福說，要帶了童男童女去方可尋到，他就發了童男童女三千人與他。現在日本有徐福的墳墓，或者他航海到了日本，就令童男童女自相婚配了。這種



赤縣神州在大九州中之何方，書上沒有說，今姑置在中央。

航海求仙的事情，到漢武帝時還有。可惜中國的史書向來不注意這種事實，所以很難得看見。正如南洋羣島，福建廣東人去的極多，也極早，但歷史的記載是很不容易找到的。

山海經也是那時的作品，它是合着記載和想像的一部地理書。山經方面，分爲南，西，北，東，中五經。中山經裡的山在今山西，河南，陝西，湖北，湖南，

四川等省，可見作者指定的中央原是很大的。南，西，北，東四方面都推得很遠，有許多山簡直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書中記的奇怪的鳥獸和草木很多，又有許多神靈。神的形狀，或是鳥身而龍首，或是龍身而鳥首，或是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這些神出現時，或要有暴風雨，或要有兵災，或要使國家受損失。總之這些神都是怪物一類的東西，不像後世的神以保民護國為職務的。海經上面更奇怪了，有貫胸國，羽民國，交脛國，岐舌國，三首國，三身國，一臂國，無腸國，大人國和小人國等。這都可以看出他們對於世界的想像：世界是怎樣的神秘而新奇呵！以前這書是有圖畫的，並且有整幅的畫畫在牆壁上的，可惜後來都失傳了。現在小孩子講神仙鬼怪的故事，還說是「講山海經」，可見這書極受民衆的歡迎。

那時的人敢于放膽思想，所以常有很聰明的話。尚書緯考靈曜說，「地恒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也」。這似乎已經承認地是一個行星了。

這一方面的材料，以前人祇以為是些空想，不屑去研究，所以不曾整理過，我們要知道它很不容易。現在且回說到中國的統一上。

秦始皇滅了六國，又略取廣東廣西等地方，分全國為四十郡。到漢武帝時，北伐匈奴，西通西域，東平朝鮮，南開西南夷，地方比秦始皇時更大了。漢族的武功，要算那時為極盛。但何以後來武功就低落，疆土就不能再開拓了呢？這裡邊自有許多復雜的原因。我敢說，在思想上至少有一項原因是很重要的，就是為了尊重儒家，給德化之說征服了。這祇要看漢書上賈捐之議棄珠崖的一段話便可明白。

漢武帝平了南越，在廣東瓊州島立珠崖郡。珠崖人不服，屢次造反。朝廷上許多人都主張舉兵攻打，賈捐之不贊成。他道，「以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但是臣民何等的快樂。秦始皇專要開闢土地，天下就反叛了。漢武帝用兵的時候，四方起來的盜賊也很多。現在把兵丁趕到海中去打仗，那邊的氣候是很潮溼的，又有許多毒草和蟲蛇，恐怕珠崖未平，我們的戰士倒先死了。這種地方，本不是衣冠文物之邦，禹貢和春秋也都沒有提到，棄了不足惜，不打也不會損失我們的威望的」。漢元帝聽了他，就把珠崖丟了。

這種寬洪的度量，戰國的國王和秦始皇漢武帝一輩人都是不會有的，但儒家卻是要竭力學到的。淮南子中，說舜命禹攻打有苗，打不下，禹便班師回朝，勸舜修德感化他們。舜聽了他的話，在兩階上舞着干羽。過了七十天，有苗就自己來投順了。（偽尚書大禹謨本之。）論語中說季氏要伐顓臾，孔子不以為然，說道，「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這些不都是棄珠崖的事實所根據的學說嗎？總之，儒家的學說是勸人節縮慾望的，他們祇要使得百姓安寧，不希望地方占得大。從此以後，漢族便常為他種民族所征服，至多不過是恢復九州，再不想擴張領土了。

六六 評『秦漢統一的由來 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

(十六，十一，八，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一集，第二期)

傅斯年

顏剛兄：

今天把你一向給我的信，從頭『編年』一看，覺其中或者不曾有信失去。我共收到你六封快信，最末一封爲十一月十八論孔子，對麼？現在分條從頭一一細答，因以前信每不盡意也。

我對於你的『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有下列意見：

(一)你這個古疆域小的一個中心思想，自然再對不過。這篇文章却並未提到『統一的由來』。若謂有個大的世界觀念便能統一，則從無是說。

(二)我對於你的古史辨美中不足之一，是看你說殷頗有『扶得東來西又倒』之勢。殷誠然不是一個一統天下，誠然還不如成周，但也決不會僅等於昆吾，大彭。殷的疆域，東邊『海外有截』，西邊伐鬼方，到了甘肅境，北邊你已承認他游牧到了直隸的保定。而且敵國之周，都那樣稱他，連曰大商，大商，真像克殷才定了天下樣的。我們在這些地方。應該充量用尚存的材料，而若干材料闕的地方即讓他闕着。此文中你說商，也未免有與古史辨中同一趨勢。

(三)『知道他們已經游牧到直隸的保定了』，此句似應于『他們』下加『至少』二字，因爲找出證據來者可斷其爲有，不曾找出證據來者亦不能斷其爲無。

(四)你引孟子『夏后，殷，周之盛』一段話，甚悖你辨古史的原則。你正是去辨這些話哩！孟子的歷史說，即是你所去辨的累層地中之一層。『湯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一流話，泛言之，則是『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顯然不合事實。

(五)『姜』『羌』是否一字，似乎我們尚未得證據。